

# 中古欧洲的双重转型

——读《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

王栋



《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  
李隆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图源：视觉中国

欧洲史是全球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三个阶段。5世纪前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出现了蛮族入侵、罗马衰落以及基督教兴起等重要现象，具有衰落和转型的双重图景。中国学界一直未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阶段。近来北大历史学系李隆国副教授在《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下称《帝国》）一书中雄辩地指出，3到9世纪的西欧政治发生了从“古代罗马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转型。该理论颇具原创性和解释力，值得学界注意。

《帝国》除首尾的“导言”和“结语”外，分为11章。第一章总结了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欧洲研究的学术史流变，在批判罗马帝国衰亡论的基础上强调帝国转型研究。第二章梳理了5世纪之前的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观念。第三章探究了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认知变化。第四、五章探究了法兰克蛮族王国的兴起与墨洛温王朝的长发王制度。第六到十一章全面叙述了加洛林帝国的建立、查理曼称帝以及帝国的整体统治，强调加洛林帝国的神圣性与罗马性。李隆国指出，加洛林帝国既意味着西欧历史走向独特之路，也使西欧在与南部欧洲和北部欧洲的联系中“回归到罗马帝国演化的轨道上来”。

《帝国》是汉语史学的典范之作，呈现出三大鲜明优点：

第一，《帝国》梳理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变迁，凝练了古代欧洲向中古欧洲转型新的学术范式。对古代欧洲到中古欧洲的历史进程，最为传统的认识是罗马衰亡论。该观点颇为冗杂，《帝国》辨析了衰亡论的中世纪渊源（四大帝国理论、帝权转移理论、基督教史）、近代形成（爱德华·吉本强调帝国晚期自由、理性和文明的丧失）以及现代变体（如蒙森的外力冲击、皮朗命题中的

新衰亡模式）等三方面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林恩·怀特提出了“罗马世界转型”理论。之后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1971年）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1996年）更为深入地阐述了古代转型和现代欧洲奠基。近来伊恩·伍德的《西部罗马的转型》（2018年）和布朗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的形成》（2012年）关注基督教及其推动转型。当代学界大致同意，基督教不是罗马衰落的原因，相反教会创造性地应对了帝国危机。

英语学界关注教会，德语世界则试图激活“日耳曼蛮族”概念的解释力。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阿方斯·道普什在《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中强调罗马因素的长期延续及其对日耳曼人的形塑，认为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共同涵育了中古文明。二战后兴起的维也学派更为系统地抛弃了19世纪以来的日耳曼传统。德国人赖因哈德·文斯库斯1961年出版了《族群生成与宪制》一书，强调经过迁徙的蛮族并非“自然民族”，而是通过共同记忆和文化生成的族群。传统的泛日耳曼主义被突破，日耳曼人不再是本质主义的，日耳曼与罗马的二元分野也趋于模糊。之后赫维希·沃尔夫拉姆强调罗马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族群生成的类型学；瓦尔特·波尔则更强调族群生成的复杂与模糊。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运动强调历史结构，淡化了事件的影响。

第二，《帝国》熟练使用拉丁语、英语和德语，精心考辨了大量史书、文件与实物，呈现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分析。首先是对传统史料的创造性分析，如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帝国》不迷惑于格雷戈里对克洛维德信的强调，指出克洛维是灵活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的胜利的关键是善于联合异教徒和异端。《帝国》还令人信服地证明写作《查

理大帝传》的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是结巴诺特克。其次是对新史料的采用。这里的新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新发现的材料，如考古发掘的希尔德里克戒指证实了长发王传统，新发现的多种《分国诏书》抄本证实了“巡查钦差本”和“罗马本”。另一种是旧史料的新解读。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教会作品往往因不符合“客观真实”而被弃用，但是在新的教会能动视角下，教会文献被广泛用于分析教会转型议题。此外，《帝国》在数据库的帮助下，对部分词语（如 imperator Romanorum）的使用进行了量化考辨，反映了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趋向。

第三，《帝国》描绘了一幅颇为新颖的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多图景。在3到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蛮族王国、基督教以及罗马（拜占庭）帝国既相互学习融合，也相互竞争区分。东部罗马帝国不断创新，着力申张帝权恢复失地；西部帝国的各蛮族群体在自我形塑中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认同；罗马教会则积极整合社会介入政治，力图建构以罗马城和罗马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查理曼称帝标志着法兰克一教皇联盟的最终形成，这是幅多元图景中最光辉的画面之一。从古代到中古的政治转型可以总结为：“从古代政治军事上的罗马帝国，中经教会构建的罗马世界，而演化为神圣的罗马帝国。”自此，中古西欧既进入了神圣政治的全球潮流，也开辟了独特的文明发展之路。

颇令人振奋的是，《帝国》显现出鲜明的中国学术风格。其一，系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帝国》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危机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罗马帝国的“衰落”促进了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帝国》还总结了以魏可汗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二，系统借鉴中国学者的典范成果，

如王国维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两重证据法、吴于廑对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互动的通观研究等。颇值得学界学习的是，《帝国》大量援引了汉语译作，这非常有助于建设汉语学术传统。其三，注重中西历史的比较与联系。如3到9世纪中国的汉晋帝国转化为隋唐帝国，帝国的建立者同样来自族群融合的边境地区，隋唐帝国也因佛道信仰而具有浓厚的神圣性。当然，相较于中国历史，西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四，更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中古欧洲的历史与欧洲各民族国家密切相关，诸多欧美史家总难脱有意无意的国家立场。相较之下，《帝国》更为客观地综合了各种立场、方法、观点和史料。如《帝国》娴熟地使用名分理论解释查理曼称帝。其五，典范的汉语表达。《帝国》的诸多表述都有中国史印记，如“饮马加龙河”“罗马教皇‘意在沛公’”“余非撰史，乃作传”“虔诚者路易将治国等同于齐家”等。

尽管我们称赞《帝国》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但我们也应意识到所有的历史判断都与现实相关。正是欧盟等跨国组织的兴起，促进了学界对帝国的关注和承认，加洛林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从未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失败品，转变为现代欧洲共同体的先驱。中国学界的判断事实上也受到该趋势的影响，对此我们应有所自觉，以明确我们的判断是基于独立研究还是又一次追随他者。伊恩·伍德指出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研究存在“将宗教、政治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研究”的国际潮流，《帝国》可谓当之无愧的预流之作。概而言之，无论是学术追踪、史料考辨，还是具体叙事、整体判断，《帝国》都代表了我国当代研究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的最高水平。《帝国》既凝练了中国中世纪早期欧洲史研究的共识，也展现了建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作出了中古欧洲双重转型的独特判断。

有整体，对抗历史神话的最好方法就是关注对个案的研究。本书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其中的问题意识指向落在了前现代社会，但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详细阐释失落的人类历史之时，重新打开了历史的可能性，告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历史元素偶然组合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当下的束缚。《人类新史》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将“历史终结”的阴霾一扫而空，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提供了勇气。本书的两位作者还和很多学者、著作展开了思想对话，并用辛辣而又幽默的语言指出，一些著名的“大历史”作者，例如福山和戴蒙德，“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训练（福山是政治科学家，戴蒙德是胆囊生理学的博士）”（第453页），“太多的当代作者貌似很享受将自己想象为像霍布斯和卢梭这样的启蒙时代伟大社会哲学家的现代同行”，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更出色，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更糟”。

在作者看来，人类历史没有终结，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一元单线的，而是多元多线的。我们可能因为迷雾重重、看不清前进的道路而感到彷徨和无助，但不会再陷入历史终结论的颓废。未来人类会有许多大胆的实践和创新，这取决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前进的动力。也许还会有许多反复和拉扯，但人类终究在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人类新史》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考古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并不存在直接的常态化交流。美洲人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体系’”。因此，美洲大陆也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学术研究参照点。《人类新史》还重视个案研究，并由此推翻了进化论的历史神话。诚然，对个案的应用在学术界曾饱受争议，一些学者质疑个案究竟具有多少代表性。但《人类新史》作者认为，没有个案，哪

版），仅13000字，24页，却也配了孙爱雯的两幅插图，前面本书说明中对小说做了介绍：“这篇短篇小说抗战时期。作者描绘了一个嘴尖舌长、好吵架、好占小便宜，却又身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市民——寡妇冯太太，并通过冯太太养猪养鸡的悲剧，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物价、房租日高涨中的困难生活。”另外，一册《还魂草》是“文学小丛书”第128种，不足百页。编者在此阐述这套小丛书的编辑意图时强调：“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我注意到，近年有不少名著有了“文库本”，还希望能有更多

“随身可带”的小丛书，在时间碎片化的时代中，让阅读充实人们的生活。对于小开本，巴金先生有一个心愿至今未曾实现。他1961年12月11日在给香港学者余英时的信中说：“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家》《春》《秋》至今版本不可谓不多，然而，“袖珍本”却始终没有（日译本《家》有岩波文库本），不知道出版者们能否破除重厚长大的呆板迷途，出一种“袖珍本”，实现巴老的心愿？



巴金出版的小开本书

《猪与鸡》插图

## 那些“大历史”著作错了吗？

王佳骋

“研究的两本著作开篇，一本是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另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相信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天真无邪的，狩猎一采集者因为规模小而人人平等，但“农业革命”后有了剩余产品，随着城市兴起，国家就此诞生，但官僚制、父权制、大屠杀也如影随形。霍布斯则更为悲观，他认为人类是自私的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基本是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国家的诞生，官僚机构、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的设立，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必由之路。这两本书都对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则致力于打破卢梭和霍布斯编造的历史叙事，将人类从进化论的历史神话中拯救出来。

社会进化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决定论式地框定了历史结构的线性叙事，这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殊途同归，只是福山强调随着苏联解体，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来了。社会进化理论则强调历史是按照等级层层递进，沿着既定路线发展，从狩猎一采集者小游群开始，经过农业社会，最终

到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可能性都被抹杀了。那些不符合线性阶梯进化理论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民族志样本都被人们所刻意淡化和遗忘。但它们终究会重见天日，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等待着我们的重访。《人类新史》的两位作者重访了大量不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样本，试图来重新讲述人类历史。例如作者通过对埃及从旧王朝到第一中间期的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古埃及，正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重大的政治成就恰恰发生在这些时期（所谓的“黑暗时代”），它们总是遭到轻视或忽视，只因当时没有人去建造宏伟的石头纪念碑”（第361—362页）。

再如，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源源不断的欧洲人登上了这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珍贵的史料《新法兰西耶稣会报道》，里面包含了传教士与原住民的辩论、原住民对欧洲社会深刻的批判，对自由和互助的捍卫以及对富有的理性怀疑态度，这些都对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关于欧洲启蒙思想家曾受到美洲原住民影响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学术界的严谨对待。这里显然有西方学者对美洲原住民的偏见。萨义德在《东方

## 甘棠之华(六)

不知从何时何月起，出版界喜欢出那些重、厚、长、大型的书，以显厚重、隆重，与“成果”二字相称，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因此菲薄了小册子、小开本，我则有些不平。以页码和开本分量，恰如连心情和灵魂都要量化，论得分呆头呆脑而不自知。我常举例：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都是小册子，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量能够超出这两部的作品有几部？以往，一篇长文即为一本小书不在少数，几十页成一册小册子比比皆是。仅以开本论，小三十二和六十四开本的书很多，也有称袖珍本、口袋本或文库本的，总之是轻、薄、短、小，携带方便，捧在手里不累，装帧和设计上也颇讲究，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

我认为巴金先生也是喜欢小开本的。固然，《秋》这样4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大部头，他主持出版的《克鲁泡特金全集》是大气的方型本，但是，他自己的作品和他编辑出版的作品，小开本不在少数，让我隐隐地感到，他有一种小开本的偏爱。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初版本（开明书店1929年10月版）及其续篇《死去的太阳》（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都是六十四开的袖珍本。记得第一次在姜德明先生家看到《灭亡》初版本，我很觉得惊奇，后来，它变成中规中矩的三十二开本，仿佛失去了很多韵味。这本小书封面由钱君匋设计，黑黑的炸弹形象和跳出来的近红的书名给人很强的

视觉冲击力。全书375页，厚厚的，有一种拙巧的可爱。与以上两种创作同收入开明书店索非主编的“微明丛书”的还有巴金三种译作：《微娜》（署名曾、蒂甘译，开明书店1928年6月初版）、《骷髅的跳舞》（开明书店1930年3月初版）、《丹东之死》（开明书店1930年7月版），也都是小开本。我手头有一本《骷髅的跳舞》1930年10月再版本，曾是“国立编译馆”的旧藏，封面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黑白两色设计，“构意于卢森堡（公园）写成一切屋”的《译者序》十分有诗意；“然而有一次我冒着微雨，沿着赛纳河望着‘圣母院’高耸着的两个钟楼，踏着回家的路，那时候手里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语的小书，书名叫做《骷髅的跳舞》，是花了两个半佛郎买来的。”在卢森堡之春里读完了这本小书，心里确实充满了希望。”——我关注的是，此书原版也是“薄薄的小书”。巴金在抗战期间（1938—1940年）编印过一套“翻译小文库”，共十种，都是页码不多的小开本，淡绿的封面，配有边框和压花，非常雅致，我时常并不读其具体内容，而是拿出来随

便翻一翻，也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1949年以后，巴金的作品照样不乏小开本，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小丛书的《倾吐不尽的感情》（1963年8月初版）、作家出版社的《贤良桥畔》（1964年9月初版）算得上其中的精品。我还比较喜欢那个时代为普通大众出版的简本“文学初步读物”“文学小丛书”这样的小开本图书，它们体现了出版者对大众真正的关怀。这些书多是六十四开的小册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文学初步读物”的出版说明中说，出版这套书“是为了适应广大群众迫切的要求，使他们有适当的初步的文学读物，并从此开始去进一步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这套书收入内容涵盖古今中外，虽然篇幅小，却并不简陋，前面有作者像、作者介绍、必要的注释和插图，可见编者的精心。我手头有一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题名文外，还收了一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都是巴金朝鲜战地之作，两篇文章成一册小书，全书不过25页。另外一本是巴金的短篇小说《猪与鸡》（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初

版），仅13000字，24页，却也配了孙爱雯的两幅插图，前面本书说明中对小说做了介绍：“这篇短篇小说抗战时期。作者描绘了一个嘴尖舌长、好吵架、好占小便宜，却又身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市民——寡妇冯太太，并通过冯太太养猪养鸡的悲剧，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物价、房租日高涨中的困难生活。”另外，一册《还魂草》是“文学小丛书”第128种，不足百页。编者在此阐述这套小丛书的编辑意图时强调：“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我注意到，近年有不少名著有了“文库本”，还希望能有更多

## 好书过眼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栖居？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近代通才学术大师拉图尔则提出了自己“栖居于大地之上”的独特观点。《栖居于大地之上》一书以访谈录的形式，将拉图尔的思想呈现给更多感兴趣的人。

在拉图尔之前，海德格尔的论点并不是凭空诞生的，他的观点来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人生在世，成就斐然，却依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话诞生于欧洲浪漫主义初期，那时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批判，主张感性和直觉。“人生在世，成就斐然”指的是理性的世俗成功，“诗意栖居”则告诉人们不能忘却感性的诗意。

海德格尔所说的“栖居”，是一种强调人和世界、人和其他人关系的存在方式。他写过一篇《夏为什么住在乡下？》的文章，他喜欢夏日的晴空和灿烂晴空中的盘旋的苍鹰，崇尚农民朴素的忠实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意愿往往被曲解，导致最终被遗忘。乡下的生活，或许正是接近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的存在方式。

只有大致了解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笔下的“栖居”，才能更好地把握拉图尔所讲述的“栖居”和相关生态学概念。在拉图尔眼中，我们的世界早已改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软着陆的世界”。

人们口中的现代化，总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历史方向，但是真实的世界，正如拉图尔所引用的历史学家保罗·韦恩的话：“重大事件的波动就像睡觉的人在床上翻身一样寻常。”人类改造了宇宙在景观意义上的环境，却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宇宙中的生存条件。由此衍生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所谓的“现代化”并不可靠，我们应何去何从？

拉图尔的替代方案是“绿色化”“生态化”，即“创造你们活下去的条件，让地球变得更加宜居”，这也是新宇宙学家的根本问题所在。人类需要“软着陆”，将注意力放在环境的宜居条件上来，而非仅仅是经济或者其他。拉图尔甚至提出了“生态阶级”一词，他说我们可以想象生态阶级对资产阶级在生态问题上的批评，正如当年资产阶级反抗贵族阶级一样。生态学家也应该基于生态角度重新定义历史、科学等事物，甚至重建政治。

拉图尔的设想是大胆而有道理的，不乏让我们脑袋顿时一清的亮点。哲学从来不是任何事物的仆从，它在反思中重构一切，解决人类的生存或者存在问题。人类如何栖居？虽然存在海德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栖居更偏向感性的诗意，而拉图尔的栖居则结合生态学，聚焦于人类的生存问题，但他们追求的生存方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对自身的尊重、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思考。

回到哲学本身，在哲学式微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哲学？其实正如该书所说——“哲学必然是试错”“哲学是存在的牧羊人，但无需为羊群给出正确的导向”。面对人类在精神或者肉体上的生存，哲学始终发挥着它击碎一切又重构和包容一切的力量。

《栖居于大地之上》一书并不厚，但薄薄书页渗透的思辨力，不停碰撞着我们的固有观念，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带领我们审视和思考那些丰富的存在方式。尽管拉图尔于2022年10月去世，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



《栖居于大地之上》  
[法]布鲁诺·拉图尔  
尼古拉·张著 蓝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出版

##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栖居？

金夏辉